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五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黄佑

春秋集傳詳說卷五　　宋　家鉉翁　撰

莊公上　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周莊王四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莊公不書即位夫人姜氏去族而孫于齊所以明王法伸大義於天下也莊公者子同是也子同生聖人特見之書法非為桓喜也為魯國懼也穀梁曰疑故

志之時曰同乎人也公羊於桓之遇弑也亦曰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也使公子彭生乘而殺之則桓之死坐子同故聖人既明著其事於猗嗟序及脩春秋又特書子同生以見意是可不思其故耶盖父有國而傳之於子子必嫡且長而後得在此位庶孽猶不得以干正而況於嫌疑之不謹遺謗國中百姓盡知之曰此非吾君之子厥父又因是以死而猶得竊居此

位揆之人心天理天下大義斷斷乎有所不容是以
春秋書王正月不書公即位而夫人姜氏去族而孫
于齊明子同不得有魯國而姜氏之罪當討也然則
當是之時孰為當繼孰為當討曰方魯桓之死於齊
也魯有大臣必將上請于王下請于方伯連師癈子
同而立隱公之子夫然後正姜氏預弒之罪則繼世
有其人元惡誅大仇復而王法得伸魯國無事矣今
子同挾強齊之援襲居篡位姜氏孫齊而旋返賊不

討讐不復天經地義幾於泯滅而無餘由立非所當立魯無大臣故也春秋不書即位不與魯莊以君魯也夫人去族而孫絶之於宗廟為魯桓討賊也夫豈繼故不書即位而已哉或曰如子所言春秋其不為魯諱乎曰春秋天子事也所秉之法百王之公法也魯人小惡固為之諱此其惡甚大有關於宗社之存亡絶續若併為之諱無以垂法於天下後世然其辭微隱則亦為之諱矣南軒張子嘗評武后中宗之事

謂武氏唐之大賊當討中宗不能君當廢中宗廢而後武氏之刑乃克正有得於春秋用法之意士不通春秋不足以當大事

夏單伯送王姬公縠作逆王姬今從左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縠以單伯為魯大夫天子名而使之左氏無傳杜預曰天子之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使魯為之主故單伯不稱使其義正矣單伯畿内諸侯

為王朝卿大夫奉命而來耳若魯大夫當以名書不當云單伯穀梁子明於復讐之義謂魯君見弒於齊使魯主昏與齊為禮義不可受又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昏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不言齊侯之來逆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陳義據正又二傳所不能及也或曰天王嫁女使魯主之其來舊矣此何以書曰譏周也責魯也魯與齊為不共戴天之讐莊王知此義則改命他國可也單伯乃於此時奉命送王姬於

魯魯當陳義力辭不受亦未至得罪于王而魯莊幼弱無知不明復讐之義輙受王命為讐國主昏彼非以共王命也内偪於其母外脅於強齊故為此耳春秋常事不書此特書單伯送王姬不稱王使譏以非理之禮強使諸侯也又書築王姬之館于外責魯人忘大讐主嘉禮館雖築于外而禮實主於魯忘讐之罪終不可逭也又其後娶讐女以為妻躬如齊納幣尸女苟可事讐者無不為矣由莊公自以為齊出故

知有母與舅而不知父讐之當報愚故謂子同不廢則魯無以伸大義於天下此春秋不書即位之意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之禮在春秋屢見而其事不同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死而追錫魯桓衛襄死而錫者也襄之沒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策書之

辭也魯桓錫命亦當倣此榮叔之來王不稱天貶也何休謂魯桓弑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絶而錫命於已殞之後悖亂天道故王不稱天此公羊學也范甯乃以為非貶之所在疎矣春秋以一字為予奪安有王不稱天而非貶乎或曰自宰糾而後王使至於魯者幾人矣王未嘗去天今榮叔之來王始不稱天其故何也曰桓之簒也前王既不能討使之俸保首領以沒今王又從而奬之已為不可而況文姜者預弑其

夫罪大惡極王復不能討而為之錫命死者既釋逆桓以往之戮又貸文姜必不可貸之罪王綱盡弛何以臨制萬國春秋於是去天以示貶孰云其非貶乎義又見文五年王使榮叔名伯歸含會葬

王姬歸于齊

堯之女舜也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詩序言王姬適諸侯而曰下嫁於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垂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

者無異辭此出於聖人之特筆所以見陰從陽夫倡
婦乃天地之大義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居室之大
倫其慮後世遠矣由秦漢以來務在尊君抑臣列侯
尚主夫屈於婦甚至降其父母下從弟昆不使以尊
行而臨帝女千有餘年相承及我朝列聖始明下詔
旨俾公主下嫁者脩婦道如禮經其春秋之教歟
齊師遷紀郱鄑郚
紀姜姓也與齊同所自出據傳齊與紀為世讐連歲

用師必欲墟其國而後已紀自知危亡不復能與齊戰但欲齊存其宗社而勿毀是以有入酅之議故齊人遷是三邑而紀付之不校以入酅之議既定於前故也遷其民虛其地因遂亡其國暴横至甚春秋所深貶也書師書遷言用大衆廹而遷之耳公羊以為不言取者為齊襄諱以其志在復讐也復讐之論有益世教但此遷三邑春秋所貶不為之諱也以齊人而遷紀之邑非戰爭攻伐而得是之謂取非其有而

取之事類於盜不待貶而自見矣義又見三年入鄟與四年大去其國

叔姬葬紀伯姬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或以為國或以為邾婁之邑邑不言伐言伐則國也時莊公年方十五而慶父擅兵伐國漸不可長故春秋書以示戒或曰主少其不可以動師歟曰主少國疑外有強敵存亡安危於是乎繫大夫以

身殉國持兵遏敵死生以之正也今餘丘者附庸一小國耳要不能為魯患而慶父出師逐利此自為私計稔成末年再弒之禍正由久擅兵權威行國中則無不為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禮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即此是也此一事也自單伯送王姬至齊王姬卒春秋凡四書之曰王姬歸于齊

曰齊王姬卒者繫之齊以著魯為讐國主昏之罪孫
泰山曰莊公忘父之讐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
甚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姜氏身負弒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
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
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為是故筆之春秋聯書之
比而誅之也趙子曰此姜氏齊侯之惡亦以病公也

曰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上下況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耳魯莊是時年及弱冠亦可以自強趙子之責甚當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族例見隱二年無駭入極

穀梁曰溺者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惡其會仇讐而

伐同姓故貶而名之此論固正但春秋始年未賜族之大夫不皆有所貶此會齊伐衛則貶也不必以去族言書齊則父讐也書衛則同姓也會仇讐而伐同姓不加貶斥而義自見者也或曰衛朔在齊此會齊納朔非成父志乎曰納朔者父惡也不能復父之仇而成父之惡滋不孝也是時莊年十有六固未可責以舉兵向讐國而寢苫枕戈弗與共戴天者子之志也既為之主昏禮復與之連兵伐人則悖之甚矣烏

得無貶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書崩不書葬義初見隱三年

天王不書葬義已見隱三年至是桓王書葬責嗣君也王崩七年乃葬傳者以為郤尸而求諸侯是時周家無大變故而天王之喪緩葬至是嗣君不克負荷從可想見矣匹夫莫不葬親匹夫而不能葬其親曰生無以養死無以葬以為人生之大戚周室雖衰王

畿之内幅貟千里有臣有民乃緩葬其親至於七年之久不子不君無以自立於覆載之内故莊王崩葬春秋皆削不書著其不能葬親之罪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傳者於春秋書父書仲書季輙目為書字既目為字遂謂春秋之不名之所以襃也於是曲為之說以求其可襃之善坐是故失春秋之旨者多矣此紀季者名與字不可知而公羊以為春秋不名之者賢之也

為其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後儒多祖其説愚三復
經旨見其為賬而非褒也齊人連歲攻紀諸侯莫有
救之者紀於是大戚乃俾厥弟季先以酅入于齊冀
宗社之猶血食耳此亦甚不獲已而以為春秋賢之
必無是也夫遷國以圖存者古有之而宗社則危而
猶存也割地以茍生身為匹夫而依仇讐之國初無
寸善之可書徒以君命往何異乎以邑叛者而傳者
賢之後儒因之大率以季為字而求其所以不名之

故甚者謂季自辱其身以全其兄之高辱則有矣不能保有宗社去為匹夫奚有於高愚恐後之人生當國家危亂之際率先叛去苟事仇人以圖朝夕之安者以紀季藉其口是以不得不辨耳然則子何以知其為有貶乎曰春秋書法凡諸侯大夫公子奔而返國曰入猶皆有貶此以紀之邑而入于齊書曰入者惡其入也如鄭莊以鄭之祊而歸之於魯謂之為褒可乎非歸而言歸非入而言入是所謂貶奚褒然則

鄭之歸紀之入亦有異乎曰鄭以賂而進言歸罪之也紀以急而入言入言其有所廹而後入弗獲已焉耳

冬公次于滑

此謀救紀也救而書次不與之以救也紀自桓之始年即依魯以為自全之計魯不能為之深思遠慮反摟之以敗齊構怨愈深至是為齊所併莊於義當救而童年未有立志父讐且未暇問而況於拯他人之

危急乎春秋書次于滑言其無往救之實徒次而已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穀梁曰饗甚矣甚之為言以前者會于禚而無討今復饗于祝丘播淫於通道大都天王不討方伯不問人理絶矣或曰夫人之孫也既去其氏今而會饗乃復其氏何也曰非復也去氏所以誅其逆加氏所以著其淫齊襄出而姜往會焉禽獸之無别也春秋前去其族今與之以氏盖示之以有别亦所以討其亂

倫之罪

三月紀伯姬卒

此紀裂繻先所逆内女也穀梁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范注禮諸侯絶旁期姑姊妹女子之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蓋以其匹於國君尊與己同故不以絶論若嫁大夫則無服無服則不書卒考之經内女嫁於諸侯而書卒者七人其間復有出

而歸者焉至於卒葬皆書則紀伯姬及叔姬與宋共姬三人耳伯姬以國亡為齊所葬愍而書之叔姬伯姬之娣國亡夫死守節於酅特録其葬非例也共姬則遇災而終節行顯著是以卒葬皆書後之傳烈女者其春秋之遺意乎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是時鄭有二君突在櫟子儀在鄭此遇于垂者或以為突或以為子儀以愚觀之在櫟者僅同旅瑣安能

與諸侯遇必子儀也然則此二君者其孰為正曰皆非正突為甚突之立以弟而簒兄王法所必誅也昭公既返國突乃入櫟以叛未遑討而昭公為亂臣所弑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子儀君鄭十有四年人無異辭以其得之於外非有求而得異突之為簒耳為子儀者當請之天王謀之方伯連帥思所以自定其位者而十有四年僅擁虛器烏在其為君也春秋於垂之遇而書鄭伯非遇之也示在櫟之簒耳非君

也乃若衛衎與剽其事與此相似而不同

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九世矣九世猶可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復讐之義大矣公羊子於此發之此孔門高弟得之於聖人而傳以示後世公羊子有所授矣諸說多不取愚甚惑焉蓋滅國者春秋所惡也齊

襄滅紀自初迄終春秋不從滅國之例則以齊襄所仗者復仇之義異乎其他滅人之國者耳紀侯所以為善非為其以酅入于齊也以去之三年而民之從者未畢猶有太王去邠之風民猶戴君故聖人不忍遂以滅書凡皆以垂法於後世耳大去云者永去之辭如婦人不終于夫家以絶為大歸亦豈以大歸為褒哀其去而不可復返耳胡氏謂聖人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存夫不爭而去去而遂不復存聖

人何取直與其得民未忍絶之耳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前輩謂滅人之國而葬其妻豺狼之行婦人之仁是固然矣然此春秋書齊襄滅紀之終事愚三復經旨不見其有貶辭則公羊子所傳信乎其有所授矣嗚呼齊襄躬獸行負天下之大惡而春秋猶不没其復讐之善所以媿乎為人臣為人子不明復讐之義忘君親而事仇者耳周幽王死於申侯之亂而平王親

申侯而不以為嫌魯桓公死於齊襄之殺而莊公事齊襄而不以為怨春秋明復讐之義正惟二君故其可忽諸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與讐狩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

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穀梁曰此齊侯而曰人畢公之敵所以畢公也何為畢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剌釋怨也春秋於魯莊之世揭復讐大義以示天下惟公穀知之故於襄之滅紀莊之會齊而拳拳焉後之言復讐者實昉乎此故愚謂春秋垂世之經法自公穀而發之孔門高弟親得於聖人者也彼謂束三傳於高閣者用其學而廢其言者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既會既饗其無憚亦甚矣玆復往會於師不言與齊侯會于師而曰如齊師師者用武之地是時齊侯出師何向而姜往會之豈非懼四鄰之有討而挾齊師以為逭死之計與葢曰會曰饗所以著其淫此其言如齊師者變文也

秋郳黎來來朝

郳附庸也其上世出於邾未王命故名之其後數從

齊桓會盟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邾與郳為同姓皆附庸小國儀父若字傳者以為貴之是以字之黎來若名說者以為外之是以名也儀父初無可書之善黎來亦無可名之惡此因名字之異而強生襃貶其實名歟字歟在當時已難深辨而況於千百年之後乎若附庸當字則儀父與黎來皆謂之字可也若當名則皆名也不可以此為襃貶愚於孔父祭仲既詳辨之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書王人之始

穀梁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人公以其逆天王之命也又曰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愚謂救固善也而王師不言救諸侯相攻而諸侯救之外域内侵而方伯連率以兵救之可以言救今諸侯擅兵伐國王不能令而以兵救之救非所以施於王也蓋伐之之為言天子事也而諸侯

以之救之為言諸侯事也而天子以之以見當時諸侯之無王而名分幾於埽地聖人作經垂訓于諸侯之伐則削其爵而人之于子突之救則正其名而王人之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戮其義精矣王人不獨微者凡書王人皆以責諸侯之抗王也僖二十九年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虎非微者責諸侯大夫之抗王人故以王人書是役也五國伐衛將以納朔王人救衛為黔牟也或曰衛朔以

父命而立黔牟以王命而立是二人者皆有所稟其孰為正曰奉王命者君也拂王命者逆也諸侯有國雖受之於父而其厥父若祖實受之於王故諸侯世子之立必稟命于王其或無嫡子而以庶孽為嗣亦必王命之而後得繼承於其國朔者衛宣庬聚之孽譖殺其兄而篡居其位本無得國之望衛宣死朔立旋為國人所逐公穀二傳則謂朔實得罪於王以奔而黔牟之立嘗請命于王而王許之以立矣夫以康

叔之裔奉王命而君國豈不愈於麀孽之為篡者乎今五國悖義亂常王所與則伐之王所黜則輔之卒敗王師而納朔於衛放黔牟於周是之謂逆明王在上五國之君皆當誅也故春秋人五國而尊王人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戮而衛朔之罪亦無所逃於斧鉞之下矣自入春秋諸侯再叛鄭莊侵伐王略及王戰與此五國連兵伐衛而抗王師皆叛也是謂初年之二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簒辭也穀梁曰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絶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愚謂春秋書王人救衛以見黔牟之立王實命之黔之立為正則朔之入為逆書名以入著違命之戮也若只以入之一字定其予奪豈能盡春秋之意

秋公至自伐衛

穀梁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愚謂出而至必告于廟禮也今公之是行輔朔之簒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告書至自伐衛不與其至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穀作衛寶

諸侯連歲伐衛其志在於得賂耳此歸衛俘三傳皆

以為寶蓋齊人取衛之寶分以與四國書魯人受賄而四國併見矣桓莊二公皆黨簒逆以要厚賂宋之郜鼎衛之俘其事之尤著者也聖人為魯諱故於郜鼎則曰取之宋言宋人以歸于魯非魯取之於衛寶則曰齊人來歸言齊人以歸于魯非魯取之皆諱賂之辭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而垂訓於後世穀梁曰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得書法之旨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夫子刪詩齊風存者十一篇而襄之内亂獨居其四南山敝笱載驅猗嗟是也敝笱譏魯桓不能防閑其妻猗嗟刺魯莊不能防閑其母防閑其妻事之順而易者魯桓不能謹之於始防閑其母事之拂而難者魯莊豈能制之於終方是時莊以童穉之年挾強齊之援臨制其臣民雖欲防閑其母其道無繇故愚謂子同不廢則魯無以伸大義於天下夫子於齊風而

存四詩於春秋而書姜與齊侯為會為饗凡六見焉皆所以示王法之誅而垂訓於後世是歲姜及齊侯又會于穀惡亦稔矣明年有無知之禍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三傳解釋不同左氏穀梁得之左氏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杜注辛卯乃四月之五日月光尚微無雲而恒星不見由日光不以昏沒故也如雨之如而字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也穀梁

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竊詳左氏穀梁之旨盖日沒至於星出之時恒星不見日光猶存也至夜半星隕而又有雨也啖氏以為星隕衆多而如雨於義亦通此天所以大警當時僭竊暴慢之諸侯而扶周德於未墜也日君象也夏時四月乃正陽之月日光欲入而尚明此周德雖衰而天命未墜之證恒星者諸侯人臣之象是時齊宋魯鄭之君黨篡賊稱兵犯上有欲叛之

萌而荆楚復僭王之大號有憑陵中國之心天不見恒星所以警策諸侯之叛者且將示以譴罰故恒星不見至夜半星隕而雨誅其尤無良者也明年齊諸兒始迄天討桓公入率諸侯尊天子攘僭亂以安諸夏豈非畏天戒而脩臣職者歟

秋大水無麥苗

此夏時之七八九月也以是秋大水失於種麥是以田無麥苗杜氏以為夏正之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

漂蕩熟麥及五稼之苗非也或曰秋而種麥無乃太蚤計乎曰月令以仲秋勸種麥毋或失時則課種麥乃秋八九月事秋而失種是以田無麥苗彼謂春秋用周正者以為大水漂蕩熟麥及苗於義未通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春秋一饗三會禚穀齊地姜往會也祝丘防魯地齊侯來會也此淫會也當時蝨行鼠伏亦豈謂人皆知而良史書其時書其地有不容掩焉者聖人因以誅

姦而垂法於後世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此一書自歳首迄于秋暮傳者皆以為為伐郕之故愚竊疑焉夫郕小國也前此為齊鄭所入浸微浸弱不能國矣而魯莊次于郎以俟陳蔡又治戎整軍若將臨大敵其必不為伐郕也而聖人所以聮書而不

厭其煩者殆有意焉而傳者亦未知之也魯莊之生至是二十有一年彼自以為出於齊倚齊為援無復為父報讐之志而聖人猶望之以復讐之事春而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不言師所向也甲午治兵猶意其整軍經武將有所為也自春徂夏暴露師徒卒之及仇國伐同姓復為仇所賣無功而還乃書以貶之凡公自將必書此三見之書法皆不書公次于郎不書公次及齊圍郕不書公及師還不書公至而書

師還皆所以貶也愚觀當時之事意魯人次郎以待陳蔡其君臣始謀將以有為不為圍郕之故而次而俟而治兵也因陳蔡失期不至是夏乃及齊圍郕改計而圍郕非其始所經畫故郕降于齊仲慶父請伐齊師猶有憤激未平之氣豈非魯人至是不堪仇襄之無道始有出而謀之者其事秘史闕書不容強求其說故公羊於乾時之戰以為臣下有復仇之志而公獨不許其必有所本嗟夫莊公知有母而不知有

父隱忍事仇未幾而仇亦殄滅無復仇之日矣惜哉

○此一節其始也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其後乃及齊圍郕其中又治兵春秋殆有深意而傳所不載不容強求其故姑闕疑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或曰諸侯以無道見弑春秋或稱國以弑或稱國人以弑言其有以自取也齊襄淫亂不道令而見弑亦天討也春秋為之從州吁弑之例削無知族以正其

弑君之罪何哉曰稱國以弑稱國人以弑彼弑君者無竊位之心也無知弑君自立為君君雖無道而無知志存乎簒罪在不赦若之何無討故從州吁之例去其族而以賊討之胡氏乃云無知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僖公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之恃寵而當國以此名亂故罪僖公愚三復此説殆所未喻也使無知者當子少國危之際弑君簒國歸罪於僖公猶可也今齊襄居位既久威福自已無知者亦

既廢絀不用彼因齊襄荒淫不度乘間伺隙而殺之豈得復歸罪於僖公乎春秋去逆人之族而曰貶在其先君以此為澄源端本恐持論太過而不能得聖人之意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春秋初年三罪三討衛人殺州吁也蔡人殺陳佗也齊人殺無知也皆名其為賊不以為君此出於春秋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也或曰齊之商人楚之虔弑

其君自立為君及其死也不從州吁無知之例何耶曰州吁無知之簒不為國人所君旋即大刑故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善衛人齊人之能討賊也乃若齊之商人楚之虔曠歲歷年然後假手他人以迄天討既為臣民所君雖欲用州吁無知之例名之曰賊以匹夫討有不可得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䖍

齊襄之存也魯莊幼弱不但無復讐之志而強弱之

不敢猶有以籍其事讐之口今襄也既迨天誅魯有可乘之釁仲大義而伐之尚能醎讐人於既死而魯莊屈國君之尊而及齊大夫盟將納糾焉是不過為植黨市恩之計於復讐乎何有書及齊大夫盟以國君而盟讐國之大夫貶之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公穀於下文皆有子字

經書子糾凡再曰子云者當立而未成君之名耳杜注以子糾為兄小白為弟公羊曰其稱子何貴也其

貴柰何宜為君也穀梁曰齊人殺無知而逆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先入又殺之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聖人之經以一字定予奪糾再書子著其於序為長此春秋予奪之所繫也小白雖繫之齊而不以子稱者所以示別於子糾不稱公子著其殺兄之罪也糾與白皆僖之子襄之弟也襄以淫亂得弑縱有嫡嗣於義當廢黜而立賢立弟正也立弟而以長亦正也由魯人納之也緩而小白以内援自莒先

入據有齊國昭十三年傳曰桓公有國高以為內主故入之易而出師以拒

兄既敗魯兵遂推及於同氣此人倫之大變春秋書

齊人取子糾殺之所以著桓公殺兄之罪論者以前

史有齊桓殺弟之語遂謂糾為弟而桓之殺之為以

兄殺弟愚以春秋再書子與公穀二傳所載及史記

世家而知糾於次當立糾兄也桓弟也桓公殺兄之

罪與攘夷之功各不相掩聖人於春秋著其罪於論

語錄其功似不必以彼而廢此以後世之事而言如

唐太宗之為君自是曠代之英主其平定海內之功與殺兄之罪亦不相掩建成與太宗更相忌害為太宗所戕猶不免於清議之僇子糾既敗不過為奔亡之公子桓公必取而殺之乃已其用心慘甚視鄭莊克段過之謂春秋無誅可乎○納字之例有三有書伐而納者此是也有書納而不書伐者晉人納捷菑于邾不克納是也有書師師而納者趙鞅納蒯聵是也是皆以兵而納納之正否經之襃貶不繫乎一納

字要當觀其所以納而後識書法之深旨若執一納字而定襃貶則拘矣入字亦然有以內援入者有以外援入者有當入而入者有不當入而入以簒而入者襃貶亦不專繫於一入字許叔入于許入之善也小白之入陽生之入突之入入雖同而所以貶者則異觀經之全文與上下文乃見以一入字而定襃貶亦拘矣餘義見下文 齊人殺子糾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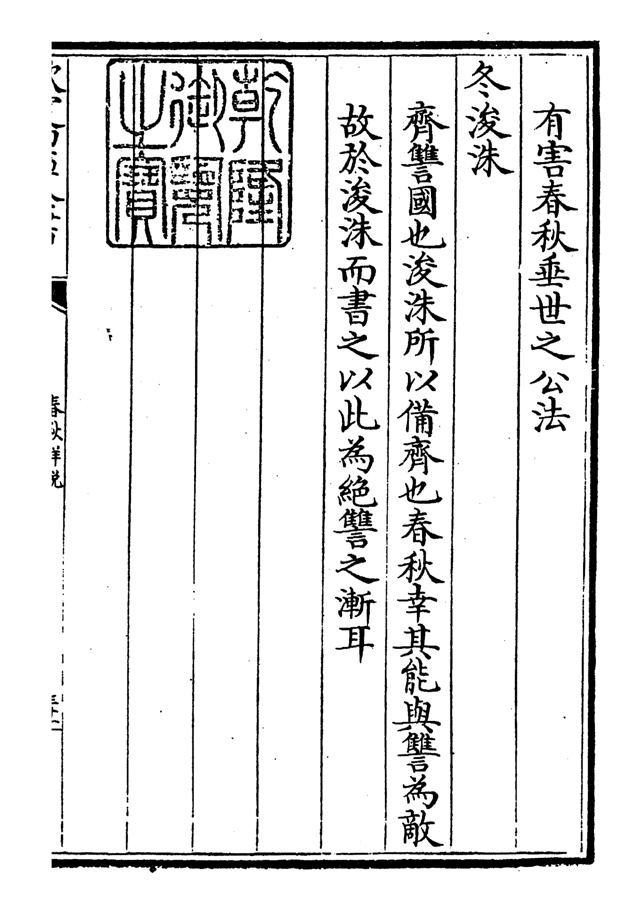
齊仇國可伐也以復仇而伐之魯莊之所得為也今以納糾而興師意不在復仇也仇有釁而不討乃為仇國納公子焉納公子豈無他國非魯國所宜納也此公自行不書公貶也此一說也公羊以為魯人是行以納糾為名而伸復仇之義公自行不言公復仇者在下也以臣下欲復仇而魯莊無其志是故貶之公羊必有所本此又一說或曰春秋為魯諱敗乾時

之敗獨不諱何哉曰先儒以為及仇戰而敗雖敗亦榮是故不諱愚謂列國相戰爭一勝一負亦事之常本非國惡何有於諱而況敵讐而敗雖敗無傷也春秋必不以敗為諱三復經傳是時魯人不堪齊之侵暴盖有欲與之戰者故自是而後長勺乘丘再戰再勝憤悱之所成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前書納子糾糾所以稱子明糾於序為長而當立也

此書齊人取子糾而殺之明弟殺兄之為不義也此桓公殺之而書齊人殺子糾以路人絶之絶之於天倫所以大誅斥之也魯不能納糾又舉以畀其不義之弟使受而甘心焉魯亦有罪矣穀梁曰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得春秋之意○齊桓始年之三過殺子糾也滅譚遂也降鄣遷陽也春秋書法功罪各不相掩亦是責備賢者之意學者不必曲為回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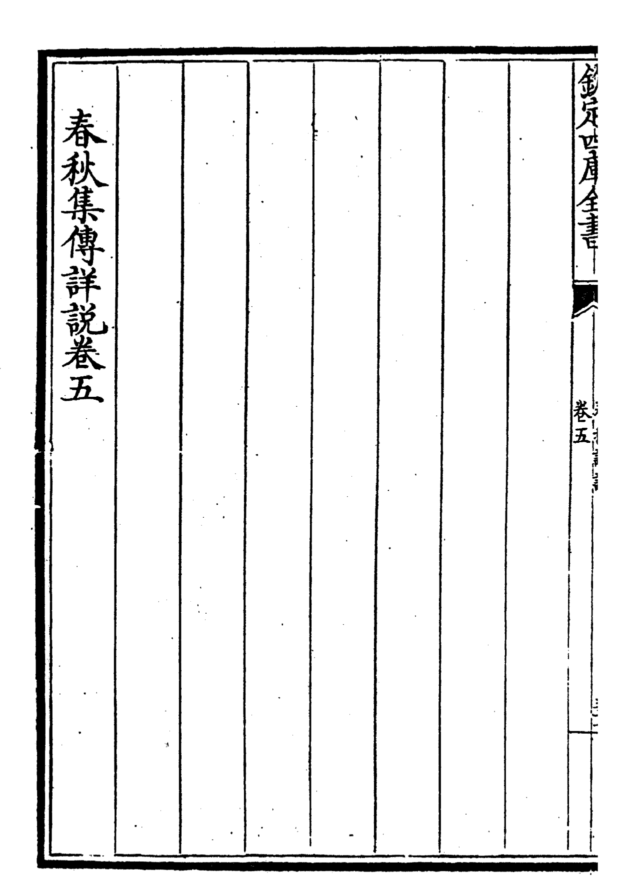


有害春秋垂世之公法

冬浚洙

齊讐國也浚洙所以備齊也春秋幸其能與讐為敵

故於浚洙而書之以此為絶讐之漸耳



春秋集傳詳說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説卷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黄佑

春秋集傳詳說卷六

宋 家鉉翁 撰

莊公中 是歲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此敵讐也讐伐我而敗之我之所得為也左氏詐戰之例本不可用而況以此施之敵讐之師乎胡氏曰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為敗敗之者為主故書魯為主以責之愚謂胡氏以左氏記事之常辭

而律春秋經世之大法非聖人意也齊於魯為不共戴天之讎魯莊孱不能報更為之納亡公子焉此春秋所為甚閔欲其自强而不可得者也乾時敗歸齊人得志取子糾而殺之魯復不敢校而桓公挾其殺糾之餘怒以兵加魯魯之師直桓之師曲春秋書法坦然易見也幸魯有君子曰曹劌明義正色與之爭於是有長勺之勝春秋幸魯莊能與讎國為敵而又勝之書曰公敗齊師于長勺喜之也胡氏乃律以詐

戰之例謂春秋有責于魯吁曹劌陳義如此謂之詐可乎春秋書法如此謂之貶可乎明於復讐大義者而後可語之以此讐雖殞讐國無時而可忘也自是魯及齊宋三戰三勝春秋皆以直敗書直敗者僅能郤而去之耳必如傳例是三戰皆及其未陳無是理也盖大崩曰敗績小勝則書敗某師

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遷國之始

自莊公立宋魯久息兵至是以爭宿而有隙宿者介

于宋魯之間小國也宋欲屬之魯亦欲屬之宋將遷宿以自近魯出師與爭春秋聯書之責宋也亦責魯也怙強以遷人之國宋固有罪大讐未報而以末節細故與鄰國構兵春秋所以為魯責也遷國之例穀梁曰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遷有三義有自遷者有為人所遷者有怙其強大而遷人之國以為彼附庸者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怙強而遷之也春秋貶而人之有為外寇所廹而盟主為之遷之者邢衛

之遷是也春秋予之又如蔡遷州來吳人遷之許遷
葉楚人遷之則是王政不行天下無伯而不能撫之
者也惟邢衛之遷在春秋二百年中遷之最善者後
莫有繼之者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桓公既殺子糾再以師加魯又挾宋而與之俱此
桓公初年之過舉春秋書齊師宋師次于郎見其兵
勢之盛止而未進者其謀叵可測耳魯莊乃能自將

以禦之敗宋而郤齊齊仇也宋仇之黨也敗仇人之黨與殺仇亦等耳左氏不明春秋立義之所在每以直敗為詐戰魯莊初年敵仇之兵四戰三勝吾以為春秋幸其能如此無貶也齊之師曲又連宋與俱則貶也木訥乃云齊桓不忍鬬其民全師而反聖人許之吁有是哉齊桓既得國敗魯兵殺子糾忿心未巳又為長勺之役至是又與宋俱出師侵魯此豈不忍鬬其民者乎霸者所為未能純乎天理初年之齊桓

與中年以後之齊桓有若兩人當與而與當責而責聖人書法公如天地學春秋者不必為傳例所惑據檀弓上篇乘丘之戰乃敗而非勝此亦經之疑也姑存于此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義已見桓二年蔡鄭會于鄧

按杜氏注曰荊者楚之本號穀梁傳曰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聖人立必後服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推其意若春秋之書荊書楚聖人顯寓褒貶者然而公羊亦有漸進之說愚則謂杜氏之說是也葢荊者楚

之本號宣王之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詩所謂荆即楚也當時固以荆而目之豈其初得封之本號歟及東遷以後兼幷羣蠻斥地漸廣有能通者求進爵於周天子弗許遂僭號為王其草號為楚亦當在此時僖元年春秋既書楚人伐鄭而頌猶以荆舒為言中國之人未盡知之耳公羊以為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謂春秋以漸進之其不然歟如吳如越如戎如狄其號始終惟

一不以爵號為進退襃貶也春秋先書荆後書楚亦因魯史之舊文紀其實耳若夫書荆而不及其爵不齒之以人則春秋所以外之也為其僭王而有憑陵中夏之心是故外之徐與吴越皆以是故擯於春秋非特一楚也劉原父曰吴太伯之後楚祝融之後徐伯益之後越大禹之後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本無以異惟其僭王是以外之然猶不欲遂絶其類是以書號則列其本封辨爵

則黜其僭竊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絶人也此論固美然既以其僭號而外之必其能削去僭號自同於齊晉之尊王夫然後可以引而進之且是時戎有姜姓之戎狄有姬姓之狄皆自以為先代之後不特吳楚越為然春秋雖欲進之彼安於故習有不得而漸進也不書戰而書敗乃所以略之也著不書獲蔡侯而書以歸者不與楚以擅執諸侯之權也公羊之説固深有契於春秋之旨矣若

死難而見執於強楚也此春秋辨内外之始故法度尤嚴其後楚患日深書法與此少異皆為中國憂非以進之也義又見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僖元年楚人伐鄭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公羊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凡書滅罪在滅之者不在亡者此聖門遺訓公羊子有所授矣此滅譚及十三年滅遂再書滅皆以著齊桓滅國之罪方是時桓之功烈未聞於天下而先以其私怒滅兩

國焉春秋烏得無貶木訥乃引仲虺之誥謂弱不自
存則兼之亂不足治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
則推而亡之以為成湯仗義以正天下所存者大所
亡者輕齊桓之滅譚將以示威於楚聖人予其示威
於楚是以書師吁有是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湯武不為也仲虺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對兼
弱攻昧取亂侮亡而言上文以言善善下文以言惡
惡非乘其弱昧欺其亂亡而取之也而況齊桓以私

怒滅譚滅譚不已又滅遂聖人特書以示貶木訥駕空立說謂其滅譚以威楚聖人予之非但不得春秋之意又加誣於成湯之行事以此釋經實誤後學愚不得不辨若夫譚子奔而不名猶存其爵正所以著齊桓滅國之罪為其滅無罪之國故不名云耳自是國滅而其君奔者不名楚滅弦狄滅温是也誅在滅者不在其君徐子章羽則以先服後奔之故名以貶之盖以國滅而奔者義不事讐志存興復是以猶為

春秋所予國滅而不能奔甘於事讐而不以為恥或為所執以歸尤春秋之所賤惡者也以此示後世猶有國亡不能死甘於為懸懷為叔寳為皓為禪者吁可歎哉魯滅國義見隱二年滅夷狄義見宣十三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氏謂師未陳而薄之曰敗某師大崩曰敗績諸說多本之愚謂魯莊及齊宋三戰三勝春秋皆書公敗

某師于某豈三戰皆未陳而薄之也盖書敗績者大崩曰敗績是也書敗某師于某者僅能卻敵自救而已必持此一例以律其餘則窒礙而不可通矣魯弱國也莊公孱君也積為齊人所欺有父之讐而不敢報今焉稍克自振春秋喜其能立是以書是役也宋以齊故再以師侵我魯敗宋猶敗齊也故無貶

秋宋大水

外災不書此所以書録魯莊之能恤災也魯與宋比

歲交兵然猶不廢弔恤之義春秋嘉之是以書

冬王姬歸于齊義已見元年冬

此魯莊受命于王再為齊人主姬之昏書法不與元年同者仇人巳殄故也孫泰山曰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仇再與齊接昏姻也孫公之論正矣然是時魯莊且將請昏于齊惟恐其不能得則於奉命主昏復何所恤春秋詳記而備書著魯莊忘親事仇之罪耳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者伯姬之娣紀亡伯姬卒齊人葬之因是見叔姬者愚意其從紀侯大去其國至是紀侯死歸于酅蓋以紀之宗廟在焉故也杜氏以為自魯歸酅非也是時紀既亡矣而春秋猶書紀叔姬者録叔姬也録叔姬是以存紀於既亡之後叔姬婦節不與紀俱亡也公羊謂歸于酅者歸于其叔叔其可歸乎蓋紀之宗廟在焉義當歸也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

正也終於夫家正也紀侯雖死於他國亦當祔于鄰廟從其祖此禮之變其亦甚可哀矣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春秋書弑君而及其大夫者凡三人皆所以録死節也杜氏以名字為襃貶乃曰仇牧不能豫警而遇盜無善可襃是以書名大夫死君之難而曰無善可襃其誤甚矣公羊子於仇牧而曰不畏强禦有得於聖

人褒録死節之意傳注每因書名而求其所以書名之故曲為之説以貶之因書字而求其所以書字之故曲為之説以褒之其病甚大讀春秋者不可不知也仇牧名也君前臣名禮之大節劉氏之義正矣或曰左傳太宰督亦死於此難奚以不得書曰督者即前日弑殤公殺孔父之人身負弑君未討之罪今復為盜所殞此亂臣迄天討不可以死節言矣舊史固與仇牧同書聖人削之愚意修經之際一筆一削似

此更多宋萬南宮萬也以討故去其族餘義見桓二年宋督之弑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魯囚也佚獲而歸以一朝之忿弑其君更立君焉彼非當國大臣素執權持要之人而弑君立君國人靡然從之甚矣宋國之無政而閔公之不君也案左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之族舉兵討賊南宮萬奔陳猛獲奔衛宋人皆取以歸正其典刑立公子御說為君其事與衛人殺州吁相類而春秋不書良有故

也宋莊與華督内外合謀弑殤公而簒有其國周無
王不能正其戮也今宋莊雖倖免而嗣子卒以弑死
華督首惡乃為南宫萬所殺此天討之加于亂賊者
也萬雖有弑君之罪而所殺者乃殤之賊故春秋不
與督以死節而萬之討亦併廢不書示督與萬俱有
當討之罪也賊討不書葬宋不告魯不會也
附見是歲莊王崩僖王立王崩重事也魯史廢而
不書春秋因之貶在王矣人君之身風化之所自

出莊王尊為天子即位七年乃克葬親不子不君無以追名教之責春秋於其崩也削不書所以著其緩葬之罪而垂法於後世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此齊桓創霸之始傳曰會以平宋亂春秋與之齊侯書爵褒也諸侯書人著衆望之所同屬也或曰孟子謂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而春秋於齊之始霸爵桓公而人諸侯謂聖門賤霸豈其然乎曰孟子談

王道於衰世故霸功在所不録春秋垂王法以示萬世命德討罪賞善罰惡如元氣之行乎四時洪纎高下各遂其性而共由乎王道之中法即道也非王道之外復有王法也孟子謂聖人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言聖人之門不學為此等事非盡廢天下之功而弗録也而況霸者伯也古者分天下屬之左右二伯八州侯牧咸聽命焉周名分陜乃三代相承之制周衰二伯不建巳久方伯有能以尊王室正諸侯攘冦

亂為事者是所謂伯也王道盛明中國尊安固何事乎伯王綱陵夷諸侯恣擅猶幸天下之有伯故夫子平日議論間有取於齊桓為其能以尊王室正諸侯攘冠亂為事也及脩春秋於北杏之會惟齊侯書爵諸侯在會者皆書人書爵貴之也書人示衆望之所同屬也自周室之東威令久廢楚僭王而楚首叛猶曰蠻荊不足多責鄭莊周之卿士侵犯王畿射王中肩鄭又叛齊襄率宋魯陳蔡敗王人救衛之師而五

國皆叛矣環視四方莫有能倡義尊王者桓僖之際周之不亡者幾希幸而桓公出焉毅然以天下自任文武成康之業所以未墜於地桓之功居多春秋之爵之豈徒然哉胡氏乃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為無君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齊桓稱爵其與之也又曰誅諸侯正也與桓公權也必若此是權與正判然為二也其首者見爵其從者有誅是春秋略其首而治其從必不然也而況齊自始

封為方伯國桓公之興始會始伐皆以王命行之王人董之謂非受命不可且自入春秋以來宋齊魯衛鄭之君今日而會明日而盟惟以黨簒怙亂為事今齊桓之為此會曰以平宋亂南宫萬猛獲逃之未幾旋伏厥辜皆霸討之所及也自是數十年間簒弑之事頓息中國有所恃夷狄知所畏謂非桓公創霸之力不可故北杏之會春秋貴之無貶也因見陳止齋說有曰春秋始年諸侯猶知尊君親上及齊霸而諸

侯不知有王論固美矣矯枉過直非事之實聊述此以附于諸賢之後

附見春秋之所謂霸惟齊桓晉文而已左傳言五霸或以為商周之五霸或以為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霸愚謂襄欲霸而未能穆霸於戎者不可與桓文同日而語楚莊僭王而猾夏奚霸之足言故自桓文之外春秋皆不與之以霸已于綱領及之兹舉其略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氏謂齊為北杏之會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滅而戍之會而不至者固為有罪罪未至於滅國也霸者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譚矣又滅遂此不過為拓土開疆之計先王之有天下也以興滅繼絕為事而霸者滅國不忌是之謂無王滅譚貶矣滅遂又貶齊無所逃罪春秋於三年之間聯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功過不相掩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胡氏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齊襄為仇今既易世可以平矣是以春秋皆爵之而無貶愚謂敵怨不在後嗣者謂疆埸小忿可以釋怨於易世之後若不共戴天之仇怨無時而可釋如公羊子所陳者春秋之義也魯莊於齊襄之未死也不以為仇而莫之報春秋責之屢矣及齊襄既死因納糾之怨與齊屢戰

敗之於長勺又敗宋郜齊於乘丘聖人喜其能自強書以録之猶望其能伸復讐之義也盖魯莊至是始壯而有知苟能因是二勝伸大義於讐人已死之後猶足有辭於千載曽未幾日而為柯之盟矣聖人前日責之甚深望之甚切及是而無責始以會盟之常書之非與之也曰公曰齊譏公與齊始特為會盟也諸侯皆在而魯預猶曰以從王事會盟之公也今齊魯特為盟會自是遂解讐釋怨請昏于齊朝夕奔走

於讐國之庭而不以為媿盖自柯之盟始謂春秋無譏不可也春秋為魯君頻弑臣子不能討賊而始為平王莊公不能復父讐而始故以齊襄之無道能復世讐則與之蔡昭之微弱能復父祖世讐推強楚而入郢則大書以襃之夫豈為讐人之身已死而怨可釋乎胡氏謂柯之盟春秋爵之無譏而以公羊子復讐之論為不然所闗甚大不得不辨公羊所載曹子手劒脅盟事皆傳聞之誕辭非經意所繫故略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案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齊以諸侯伐宋請師于周王使單伯會之自東遷以來諸侯擅興兵相侵伐不復知有王室今齊桓用師于宋必待王人與俱彼非不足於力也以為征伐當自天子出必如是而後有以服天下之心霸政之所先也公穀諸儒因元年送王姬之誤以單伯為魯大夫失春秋書會伐之旨矣魯大夫出預會盟征伐不書字也此單伯乃畿內諸

侯周之著姓即元年送王姬之人非魯大夫也於霸政有闗不得不辨或曰宋當伐乎曰自入春秋宋魯衛鄭皆有無王之心皆嘗黨簒賊而違王命討其罪類當討也而宋為大國所當先治今奉王命而往雖未造其國都而彼已知懼餘皆從風而靡矣曰北杏之會齊書爵此書人何哉曰此春秋責備賢者之道也前日北杏之會不請于王今宋人背北杏之會乃請于王而伐之故雖與其尊王而書人以少之惟其

與之以霸是故責之也備自是齊書人而序之宋之下者再三皆貶也責備霸者之道也

秋七月荆入蔡 荆以號舉初見十年秋九月

魯桓二年書蔡侯鄭伯會于鄧左傳曰始懼楚也是時楚氛未張鄧人三甥已有亡國之憂至莊十年敗蔡于莘以獻舞歸又是入蔡又明年伐鄭十年遂滅鄧兵始於鄧侵及於蔡遂伐鄭而憑陵中國春秋書之著楚人强盛之漸是行也入蔡而不有其以齊桓

創霸猶有所憚而不敢肆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書單伯會諸侯以王命而會諸侯也序齊侯于宋公之上以王命予齊以霸諸侯也霸與伯同侯為二伯序于公上其來舊矣齊之霸自此會始木訥謂單伯為魯大夫四命之卿是以不名僻說也魯大夫豈有書字而會諸侯者乎僖八年公會王人諸侯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諸侯于葵丘公在會也今此公不在

會而王人出會諸侯豈得強指單伯為魯大夫乎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冬甫會鄄春又會焉春秋書以譏之也桓之意若曰去年之會王人臨之今日之會我尸其尊夫如是而後謂之霸抑亦卑矣吁桓公管仲而果知尊王胡不及兹始霸率諸侯朝王取周名分陜故事而一施置之是亦二伯而已矣不知出此而以尸會為尊其後晉文繼之霸終于不朝而坐致天王于踐土跡桓之

所為也是會也左氏以為始霸非也十四年冬王人

在會齊先宋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姜氏即文姜也曩以如齊之故而遺禍於魯國齊桓

所當遠嫌弗即以示儀于諸侯乃猶聽其來歸置往

愆而弗問婦人有寧親之禮無寧兄弟之禮姜不足

責而齊桓可責甚矣遂使文姜益無所忌十九年二

十年比歲如莒煽淫風於魯國哀姜之遺患再世桓

有責焉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前已序齊侯于宋公之上今以宋先齊貶也案傳郳乃宋之附庸叛宋而宋討之齊桓以始霸之威而為宋摟邾以伐郳將以結宋彼蕞爾小國摧敗槁落尚何以自存乎序宋齊上不與之以霸討也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或曰宋齊衛合而伐鄭鄭可伐乎曰可伐可伐則何以序齊於宋之下曰伐之不以其罪也鄭昭以嫡子君國突與強臣合而簒之昭得返國突又與強鄰合而撓之據櫟之堅以號名兇黨昭以弑死突之為也齊桓始霸謂當聲突前罪請于王明正其戮宣示遠近足以大警羣聽今為宋而伐鄭非名也故貶之序

於宋下不與之以霸討也

秋荆伐鄭是歲荆始伐鄭

鄭莊之有國也四鄰不敢褻視楚朝夕睥睨莫如之何也莊死嗣子不克負荷姦臣執其國命出君立君繫於掌握内亂仍作衰政畢露齊伐其北楚闖其南左撫右動幾無寧歲使莊公不以祭仲遺其子鄭國之禍豈至是哉鄭之衰亂姦臣孽子比而為之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公羊有公會字今從之

盟非盛世之美事有能公天下而爲之盟尚春秋之所與也自齊桓創霸一會王人再會諸侯皆會而不盟至是始爲之盟小大畢至人心所趨頓異於前日蓋信而後盟不苟盟也是以聖人特書同盟以奬之在易同人初九出門同人无咎桓公其庶幾乎前日之爲盟者同宗之吝不足言也木訥援周禮衆見曰同衆同而盟於方岳之下是謂同盟雖證得同盟二

字但王巡守之禮不可施於霸國幽之同盟乃春秋特筆創義不必援周禮為證然同盟有變例時之不同其義亦異此兩幽之同盟襃其同也及晉霸既衰楚氛日熾當成靈景厲悼之際凡書同盟皆幸其猶能同乎中國非盟之盛者也又有天王崩不奔喪而為盟與王人下預於列國之盟及其他義不應盟而為盟者皆以同盟書則同盟之變例所以貶也學者隨事而觀可以得聖人之意是會也既襃其能同必

不以公預爲諱當從公羊作公會

郳子克卒

郳儀父以附庸之國而得列諸侯傳者謂齊桓爲之請于周而命之曲沃武公以支宗而簒有晉國王亦以是歲命之爲侯郳子見録於春秋而武公者名不登於簡牘其舊史缺書乎抑聖人以其簒竊不道削之而不録之乎是時周雖浸衰而人心猶知戴上爵命必自天子出而後足以臨制其臣民而僖惠不君

乃以侯爵而加之簒賊先自壞其法紀而王室之號令慶賞愈不行于天下矣嗟夫儀父之命出於齊桓之請而當時莫有議其非者當也曲沃之命出于天王之自為而諸侯用是益解體逆也此霸權所以益張而王綱所以愈替有國有家者其可不以是為監乎

附見是歲僖王崩崩葬皆不書於春秋論者類以為天子不告諸侯不會故不書是時禮教雖壞衰鄉

邦小國之喪葬魯猶使大夫往會豈有於天王而慢若此乎盖周室東遷至於僖王愈不能君矣只以一事而言曲沃武公父子三世作逆弑君簒國有不可勝誅之罪而僖王乃于是歲將終之時命之以一軍為晉侯前史謂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獻之僖王而得封王所為若此謂天下事至是必不可為殆不然也先正司馬文正公著資治通鑑始於周威烈王三十三年命魏斯趙籍韓虔為諸

侯以為是時周雖微弱名分尚存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併棄之先王之禮於斯盡矣司馬公之論甚大其實壞法亂紀崇奬篡賊命之以為諸侯自僖王命曲沃始威烈王之命韓魏趙乃其末流之弊也周自僖王而後愈不能君職此之故舊史不書崩葬春秋因之良有以也或曰曲沃武公固篡國之君詩無衣何以猶

有善辭聖人於唐風而取之於春秋而斥之詩春秋之去取其不同歟曰子善問無衣之詩蓋刺武公而非美之也其言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言其未受王命而先僭諸侯之車服乃未受封以前之刺詩也序者誤以為美辭不可不辨也蓋唐風十六篇前後多刺惟無衣序獨以為美詩人用心正大豈有專刺失國之君獨有取一篡賊乎詩序固不可廢亦有元本無序後人以

己意而強補足之要當辨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是歲惠王立

公穀皆以鄭詹為鄭國之佞人必有所本左氏以鄭不朝而執詹愚謂鄭去年預于幽之盟曾幾何時不應遽執其使盖鄭國佞人為齊所信任桓因其來而執之耳愚以春秋下文書逃來而知此執為春秋所與穀梁謂人者衆辭以人執與之辭也但春秋凡執皆書人其執也有是與否不可槩以書人為辭要當

隨事而求書法之旨

夏齊人殲于遂

遂者亡國之遺民也齊人戍之恃其强大以陵暴遺民遂之五族饗齊戍醉而殲之幾盡穀梁曰無遂而言遂存遂也言遂猶有人也魯莊以千乘之國甘於事讐而不恥遂之遺民鼓其餘勇猶足以殄滅齊戍春秋特為之書義之也亦以為忘親事讐者之媿

秋鄭詹自齊逃來

前稱人以執執之是否猶未見也繼書鄭詹逃來而後知執之為是為春秋所與也逃者有罪而逃刑之辭鄭詹自齊逃魯魯輙受詹之逃而不以為非魯亦有責焉耳齊人之執為是則魯人之受為非魯與齊雖為世讐而罪人逋逃非魯之所當受霸國執之而列國逃之罪在列國無可疑矣何休以鄭詹見用于魯却恐未然魯之用事者不聞有鄭詹也

冬多麋

杜注多而害稼故書孫氏曰以有為災而書者或是也以多為災而書者麋是也麋常有之物今以其多而害稼故書以記異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鄭氏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以夜而食夜食則屬前月之晦愚謂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可見則亦屬朔日之朝謂之晦日其不

可歟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杜注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此一說也公羊曰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穀梁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左氏主戎備無素而言公穀主公自追而言前此公盟戎會戎皆不為春秋所與今追戎以書法而言與公之能追公穀之說是也公若使

大夫帥師以往則為具文逐賊不足言矣今公自將而追之至于濟西書公追戎者嘉公之能自將而追戎也有國有家者以禦侮為重事諸侯為天子守土疆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敵王愾以固吾圉此職分之所宜為也諸侯若諉之大夫大夫復諉之士卒則皆望風退郤而國非其國矣○追有二追之速雖不能與戰春秋無譏此是也追之緩不能及春秋所譏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于酅弗及弗及云

者追之緩不能及也

秋有蜮

穀梁曰射人者也杜注短狐也含沙射人為災䟽云一名射景謂其伏水中射人之影而人不悟其後慶父通于哀姜陰蓄異謀而公不能察以名末年之禍蜮為之先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是秋周有子頽之難惠王出居于鄭之櫟春秋不書義見二十一年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又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左蹟謂鄄衛地陳娶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至鄄聞齊宋為會將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與二君會盟合

此二說而經意見矣夫媵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况於盟霸主而可以遂事往乎盖結也送媵至鄄適聞齊宋為會謀將伐魯故遂事而往盟將以伐二國之謀反以速二國之來伐其心則是於禮則僭是以有貶然細味經旨貶之中猶有與焉或謂結以僭盟名寇不然也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乃古義也公羊子有所授矣或曰公子遂會趙盾于衡雍遂會雒戎與此孰是愚謂結知齊宋將伐

魯而往盟之患也雖戎未嘗為魯患而遂也擅盟之專也豈可以例覿乎

夫人姜氏如莒

此文姜也比歲再如莒春秋書之非特責魯亦責齊也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猶有望於齊桓之正之前此姜氏如齊齊不能討遂使肆然罔所忌憚蕩遊及莒非唯魯之辱亦齊之辱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之霸也魯獨會之後讐國可無會也其後及齊人戰又及齊人宋人戰讐國可與戰也又其後同盟于幽矣而齊宋乃復為此來說者以為魯受鄭詹之故或又以公子結遂盟有以名之夫結知齊宋之謀不利我故盟以伐其謀非結之名之也然春秋之書之責齊也是歲成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而立子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前日創霸假王命以服諸侯今王室有難而不

能以兵勤王是春秋所責也故三國皆人以貶之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外災何以書爲魯弔故特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穀梁作伐我公羊左氏作伐戎伐我貶齊也伐戎亦貶齊也是時成周有子頹之亂五大夫以衛師燕師

伐周而立子頽惠王出居于鄭之櫟齊桓身爲盟主

若罔聞知明年鄭伯虢公胥命于弭以兵討叛殺子

頽及爲亂者王入于王城齊不能預也王室傾覆則

坐視而不救戎未嘗爲中國大患伐非所先也去年

伐魯今年伐戎大率皆逐利而自私于王室何有春

秋人之所以貶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據左傳十九年成周有子頽之亂惠王出居于鄭之

櫟至是鄭伯虢公以師納王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之
為亂者王入于王城春秋不書是必有意而傳者缺
焉嘗究觀周之所以亂前後如出一轍幽王寵褒女
而廢申后逐太子申侯以犬戎作亂周是以東遷再
傳為莊王周之衰也滋甚而莊王復以嬖姚女寵子
頹而召亂惠王播遷越三載乃復而惠王之身復為
惠后所惑寵叔帶幾欲動揺元子頼齊桓為之正之
而帶卒挾狄師為亂于他日比至景王又以寵子朝

故馴致大亂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幽王以是失國喪身而子孫不戒亂生嫡庶至于再三而未已嗟夫文武周公詒厥孫謀者若此而後世猶以是覆亡相踵愚意聖人脩經至頹帶朝之事重為之太息書不書皆以寓戒厥旨微矣義詳見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自鄭突之入于櫟春秋蓋絶之矣及其殺子儀而君鄭春秋不書其歸為其簒國至再不與之以為君也

今而死書鄭伯突卒及其葬書葬鄭厲公夫豈無其

故哉周惠王以子頽之亂出居于櫟諸侯勤王者獨

鄭與虢耳厲公雖有簒國之罪亦有勤王之功是以

春秋於其卒與葬而復録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王正月而下而書肆大眚此周肆大眚也惠王以子

顓之亂播遷于櫟去年春虢鄭納之以國之未靖復為虢之狩至冬而復歸成周於是為肆大眚以安反側非魯肆眚也為穀梁之學者以為文姜罪應誅絶春秋書肆眚而後書葬明王法以示後世其不然歟盖春秋必有事而後為是書法未有當時無肆眚之事而創為之書者也此周眚何疑程子不以後世肆眚為然愚謂眚災肆赦盛世之美事然亦赦其罪之可赦者耳至後世有肆大眚者焉則舉天下之人與

之蕩滌垢瑕大布維新之治非古者眚災宥罪之意然在後世有不得不然者矣古之為治也刑以輔教不主于殺至周衰羣后放肆殺人族人皆出乎典章之外降而秦漢之世專用重典以毒天下雖欲不赦其可得乎論者每與孔明大德小惠之語謂赦為不然吁使當盛明之世刑罰無頗何以赦為惟亂世多淫刑故不得不赦此救獘仁民之要務亦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親弑其夫淫奔于齊惡聲被于宇内律以常典有不可勝誅之罪屬周天子肆大眚適當葬時聖人書肆眚書葬比事以見義言天王失討有罪使之得以禮葬云耳或以為齊君請于周赦其罪而後葬者非也肆大眚不專為魯也○婦人從夫之謚至于末世有自為謚莊姜定姒從夫也魯桓之夫人文姜襄之母定姒景王之后穆后自為謚也宋共姬則又以

節行彰著而獨得美名者也要以從夫為正魯有兩定姒襄之妾母自謚哀之妾母從夫謚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氏以御寇為太子劉氏曰以為大夫非大夫也以為世子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為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誓為世子未可以稱世子然而已有可以為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愚案春秋殺大夫公子例有三有書殺大夫者焉有書殺公子者焉有書殺其

大夫公子某公孫某者焉殺大夫譏專殺也殺公子公孫譏骨肉之相殘也殺大夫公子某公孫某又譏其不當使公族世其官復以罪而殺之也然此乃春秋之常法而變例則隨事見焉不可執一例而求此陳人殺其公子左氏以為太子必有所本然不從目君之例則國亂無政為衆人所殺非其君之罪胡氏之說得之不稱世子當立而未命

夏五月

春秋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書首月以紀時變無以
仲月首時者何休謂譏莊公取讐女不可以事先祖
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可以首時鑿矣杜氏以為文
誤或曰五月之下有脫事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曰此齊之貴大夫曷為就吾微者而為盟也穀
梁曰不書公高傒伉也魯人忘君父之大讐請昏于
讐國齊既許之而使高傒為之先要魯以盟其傲魯

也亦甚矣春秋之書之責齊也雖為魯諱亦責魯也以下文書公如齊納幣見春秋之責魯深矣夫讐國以傲而加我不惟不怒反更屈千乘之尊與其臣伉盟又躬如齊納幣彼固無所恤春秋為之諱之乃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而垂法於後焉耳或曰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與此同否曰其事雖同其伉不同彼時公身在晉晉君不與公盟使其臣及公盟故春秋深責晉人之無狀去處父族以示貶此則齊魯均責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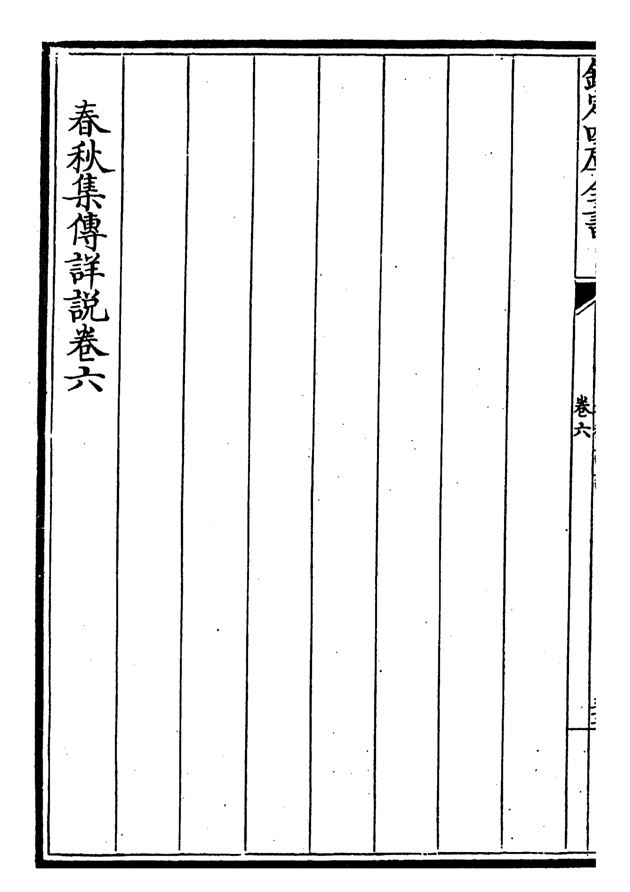
蓋諱之中而有權度存焉不可以一律觀也又有諸侯之大夫來魯涖盟及魯大夫與諸侯為盟者不皆為伉必如處父高傒而後為伉耳要當隨事而觀以求聖人之意

冬公如齊納幣

凡納幣不書此所以書母喪未再期請昏于齊又棄宗社之重往從讐女為淫是故書以譏之不一譏也是行公羊子目為陳佗其亂常無別有不可道者矣

或曰魯與齊既爲會盟春秋無責今而通昏不亦可乎曰主夏盟者齊桓也今納幣而請昏者齊襄之女讐女也盟讐人之弟猶曰爲其霸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於盟娶妻豈無他族必讐女而後娶其何以奉粢盛入先君之廟乎吁文姜親弑魯桓罪未討而死今桓之子娶姜之姪蹈覆轍而不以爲戒其愚不仁亦甚矣厥後哀姜通于共仲般以是死閔以是弑皆跡文姜之所爲莊公實有以致之自作孽不可活豈

不信哉


春秋集傳詳說卷六